

园林是一座城市的文眼,我喜欢从这个文眼去了解这个地方。

一个人去了古华园。园子很安静,像褪色的风景册页,次第打开,层层递进,褶皱处也有旧日的美。

古华园深有江南味,虚虚勾勒出的是江南仿古园林的佳构。

虽然它是一座新园林,但因为园名中有一“古”字,风味便略显旧时之意了。

喜欢这样的句式——古华园,颇具文化底蕴,富有人文内涵,显得厚重而亲切。古华园之名,与“华亭”有关。是因为从唐代天宝十年起,建立华亭县,从此本地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,直到清雍正二年建置奉贤县,在这长达九百七十年的时间里,均属华亭县境地,乃“古之华亭”之地,故命名为“古华园”。

品味古华园,先品园中亭。

从东南园门进,即见矗立于东湖之上的“双亭”。双亭立于“同心桥”的中央,宛若姐妹双姝,别具情态,与瘦西湖的“五亭桥”可以媲美。双亭桥,又名同心桥。迈步上桥,见有游人休憩。站在桥上,极目远眺,远处是游船,隐隐丝竹的吹奏声即是从那边传来。

“曲桥品亭”有情有趣有史料,深富人文遐思。从东南门向西行,即到了南门,从书法家宋日昌所题园名的照壁进入,便见到园内的“西湖”。“西湖”南岸,

有石板曲桥伸入湖中,建有三亭:“水香亭”“水绿亭”“水明亭”,呈品字型排列。赏亭,也赏文人字。居中的“水绿亭”三字,由赵冷月书,行书的“水”字清瘦,让人想起冷月,想起波光荡的绿水。亭边,一老者倚靠而坐,持长箫,幽幽吹奏;“水香亭”,由书法家林仲兴所书,篆书的“水”字,尤显清冽灵动。“水明亭”由胡问遂书,楷书的“水”字端方朴质。后面有一匾额,上书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。行走了一段路,再回望这三座亭,感觉真正是“花间隐榭,水间安亭”,建园者文心十足,富于人文想象力。

园内另有竹笛亭、伴月亭、听流亭、赏月亭、饮香亭等,掩映在葱翠的树木中,白描古华园的江南意境,也都极有味道。

其次,品园中园。

一是“秋水园”,园内花木扶疏,环境优雅。原“秋水园”在今天的庄行镇境内,清代张绣仪、彬仪两兄弟所建,园名取南华“秋水”二字,周植秋色树种。清代知府龚嵘当时受邀造访“秋水园”后撰记:“观其布局设置,一水一石一草一木,无不引人入胜。”据史载,原“秋水园”有闲闲居、伴山亭、云深处、桂岩、观成楼等幽然趣景,今已不见。只有清幽的池石,扶疏的花木,残留着往昔的余韵。

从“伴月亭”处入秋水园,站

P

月光城 随笔

品味古华园

鱼丽

在园内,见左边听流亭,有一吹笛老者,幽幽吹奏一曲《红梅赞》;另边上有一女士,正缓缓地打着太极拳,虽上了年纪,但身姿极为舒展。右边为涵碧轩,临轩处坐了不少老人,闲谈聊天,极为惬意。

超然堂红门紧闭,现做道德讲堂,室内有摆列整齐的桌椅,供听讲的人们入座。室内正上方有一匾额,“超然堂”三字楷书端方,古园林专家陈从周的落款洒脱有致。园内假山圈就一池湖水,皱漏瘦透的太湖石,宛若一尊温柔少妇。站在那儿,拿出纸笔,写生了一幅假山图。

二是“晚晴园”,打着“江南园林”的烙印。楼台亭阁错落有致,花木山石巧于位置,尽显姑苏园林风味。由于建筑的纵深感,取一个较远的视角望过去,整座园笼在阴影里,更深的地方更显幽暗。园内有一对夫妻树,实是一棵树龄长达三百年的对节白蜡与一棵石榴树痴恋缠绕,生长在一起,颇有趣。

园内有亭,亭上的联语颇有趣,我将之抄录了下来:古月今月月依旧,今人古人人淡然(赏月亭);静坐得幽趣,清游快此生(饮香亭)。

晚晴阁边的落羽杉垂姿与柳树身姿一样美,却又比垂柳的颜色更浓重些,长势更繁茂些。

三是“兴园”。进入古华园的南入口处,右手侧不远便是“兴

园”。唐代诗人楼颖有“惬意乃成兴,澹然泛孤舟”之诗,据说园名取其中之意。原“兴园”在郭桥的陆典桥,由清朝乾隆年间岁贡生顾绂所建,占地20余亩。今移园中,密竹掩映之下,尤显深幽。

园门紧闭,据说园内有宝墙轩、养正书屋、度鹤亭、竹林清、三折石桥等景致,均无缘得见。但周遭的荷花池也开得茂盛,翠盖田田,红裳灼灼。有一轩,与姑苏拙政园的“与谁同坐”轩相似。阳光映照着一重一重浅翠深绿的光影,就算不懂画画的人,只要按照颜色的浓淡随手记录,便是一幅风景优美的写生图。于是站在那儿,面对荷花池,用墨色水笔虚虚勾勒了一幅小轩景致,顺带着,将亭亭荷花也画了几笔进去。

古华园有20多座桥,均见于史册之中。有的是由于市政需要搬迁而来的,比如南塘第一桥、香花桥、小云台桥、接秀桥等,还有飞虹桥和启秀桥。其余的均为仿古桥。陆续绕园一周,即见风姿各异的桥。

园内奇花异草不少:丝绵木、熊掌木、碎香含笑、臭椿、榉树、火棘草、血草、樱树、卫矛、山桃草……一睹古华园早秋植物的芳华本色。

在节奏紧张的当下,偷得了一点闲暇,体味江南仿古园林的艺术和生活的情趣,虽显奢侈,但却深可玩味。

钟总又开始朗诵自己的诗了,宴席上掌声响起。这情景无数次重复,陪同应酬的谢厚感到反胃难受,想逃离,可看到钟总扫向他的目光,立即装出倾听、欣赏的样子。

谢厚来公司之前,不知道钟总爱写诗,但钟总知道他是个诗人——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。上班两天后,钟总通知他参加公司宴会。钟总几杯酒下肚后,从桌上拿起手机,对大家说:“我昨天夜里写了一首诗,念给大家听听。”话音刚落,钟总秘书、总经办主任带头鼓掌,客人跟着鼓掌。谢厚也鼓起掌,新奇的期待——没想到钟总也写诗啊。他的内心一下子拉近了与钟总的距离。

钟总朗诵,声音大,手势配合,显得很有激情。谢厚认真听着。听了几句,他就感到钟总的诗写法太陈旧了。不过,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,写这种口号式、格言式、对仗式的诗,抒发一下情感、宣泄一下情绪也是可以的,调动一下气氛更是允许的嘛。钟总朗诵结束,掌声响起。谢厚拍得很起劲,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。

第二天,钟总把谢厚喊到办公室,拿出一摞A4打印纸,对他说:“这些年,我有了兴致就写写诗,写了100多首,你看看,写得怎么样?”钟总很客气地搬了一

张椅子,放到办公桌旁,让谢厚坐在他的身边,然后一首首诗念给谢厚听。谢厚的“诗观”遭到了挑战,可他不敢直言这些诗语言固化、意象不新等问题。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批评,不要否定,要理解钟总写诗是出于表达的自由。

“写得怎么样?”钟总问谢厚。谢厚违心地说:“诗无定法,您的这些诗都是有感而发,情感真挚的,没有无病呻吟,非常难得。”钟总问他喜欢哪一首。谢厚很为难,随便挑了一首说,我喜欢这一首,情感把握有分寸,情理也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。钟总听了非常高兴。

谢厚坚持了三个月,越来越感到身心备受摧残,不是工作不胜任,而是每天都被钟总要求一道陪客招待很不适应。宴席上必有一个念诗的环节,都是钟总念自己的诗,有新诗,也有老诗。大家都说写得好,鼓掌喝彩。谢厚心想,大家是迎合,还是真的觉得他写得好?也许,钟总的诗正适合这种场合出现。谢厚虽这样想着,心里却还是不舒服。

当钟总朗诵诗,大家鼓掌之时,谢厚就想离开。如果离开,必然得罪钟总,他只得忍着。钟总向客人介绍谢厚:“这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总监,谢老

T

月光城 小说

他的场

何诚斌

师,已写了十几本书。”他从没有说过谢厚是一位诗人,自然也就没让谢厚朗诵诗。本公司“诗坛”领袖是钟一明,其他人都是听众,鼓掌和喝彩。谢厚有些失落,甚至感到有些落寞。他觉得自己被边缘化,更没有以前的优越感。

一次散宴后,谢厚送客,一个小伙子把他拉到一旁说:“朴厚(谢厚写诗的笔名)老师,我读过您不少诗,您为什么不朗诵一首呢?”谢厚突然遇到知音,激动不已,这是久违的对自己诗人身份的正名。谢厚想起来了,这小伙子在宴席上一直没说话,也没向谁敬酒。小伙子说:“煎熬了几小时,特别难受。钟一明写的那东西,也叫诗吗?念一首就算了,念了一首又一首,简直成了他个人诗歌朗诵会了。有几个人真的是欣赏?反正我不喜欢那些诗。朴厚老师,你尽管不以为然,却能做到气定神闲,真是高人啊。”小伙子说罢,笑了笑。

谢厚说:“有什么样的老板,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,爱诗的老板算不错了。”小伙子回答:“这倒也是,不过,他过于爱表演了,太自恋了。他为什么不介绍你的诗歌成就,让你朗诵一首呢?”谢厚握了握小伙子的手,说,我的诗不适合朗诵。小伙子说,你随便写

一首可以朗诵的诗都比他强。谢厚说,这正是我担心的,要是受到老总的诗风影响,那么诗坛上的“朴厚”就死了。

朋友中的一位通人对谢厚的心理进行疏导:这是他的场,不是你的场,他的场以他为中心,既是导演又是主角。谢厚想离开“他的场”。通人说,你到哪家公司工作,都是进入“他的场”,除非自己办公司建“自己的场”,可你又无法抛弃斯文。不过,你可以“自在场”应对“他的场”,就不会感到心累了。不过,谢厚最后还是离开了这家公司。

那天,有一位客人认出了谢厚,高兴之中搅了局。钟总朗诵了一首诗,意犹未尽,突然一位客人提出,我来朗诵一首诗为各位助兴。大家鼓掌欢迎。客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几行的诗,又是掌声。客人说:“这首诗的作者就坐在我们的身边,大家猜猜他是谁?”大家胡乱地猜,无人猜中。客人拿着酒杯,站到谢厚的身旁说:“我们共同向诗作者朴厚先生敬一杯酒!”大家纷纷站了起来,干杯。钟总也站了起来,喝了一口酒。

钟总并没有表示不高兴,谢厚却提出辞职。他知道自己无法建立“自在场”,还是通过离开来解决吧……